

额尔金眼中的太平天国

刘 平¹, 廖 斯²

(1.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 2.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1)

摘 要: 1858 年额尔金访华, 在清政府的许可下游历长江流域, 此时正值太平天国与英国方面再度进行外交接触之际。在大叙事结构的背景下, 额尔金的书信、日记记录了当时双方的真实交互。以此为切入点, 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 在 1858~1861 年间其官方外交手段是如何失败的。

关键词: 太平天国; 额尔金; 上帝教; 长江通商; 外交

中图分类号: K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4)01-0088-04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军事政权, 在英国外交大使额尔金眼里有着什么样的形象? 双方之间的交互, 作为一种国际官方交流, 给太平天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额尔金以一个异域人的视野, 他给太平天国构建出的异国形象, 又带着怎样的“知识”和“权力”的双重考量?

19 世纪中叶, 在重商主义的引导下, “日不落”的英帝国声名远播, 其殖民地囊括加拿大、澳洲、印度、中国香港等。1861 年, 政治家索尔斯伯利勋爵抱怨英国每年支出 150 万英镑保卫殖民地, “仅仅滋养了一大堆军事驻地 and 一种‘日不落帝国’的自满情绪。”^[1] 在英国急剧扩张时, 东方中国的政局开始动荡, 1851 年 1 月, 金田起义爆发, 建号太平天国; 1853 年 3 月, 太平军攻克南京, 定都于此, 命名天京, 形成与北京对峙的政权。而此时的英国, 洲际贸易是其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 “世界工厂”的地位让他们需要更广阔的贸易和原材料市场, 凭借海军的实力, 他们走向了远征东方之路, “回顾 1620 年到 1960 年这段历史, 可看到西方人以为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 深信自己师出有名, 急欲‘开

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民族”^[2]。

20 世纪初期, 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充斥着近代历史研究, 东方帝国由“哲人之邦”, 转向了停滞的帝国。同时, 中国的学者开启了具有强烈敌我意识的形态、否定西方形象的一系列研究。而回归 19 世纪中期, 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声势壮大的武装革命运动, 当时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太平天国最后走向崩溃是不是由于外交策略的失误? 本文以英国外交使臣额尔金在中国的所闻所历, 探索 1858~1861 年前后的太平天国, 以“他者”的视野, 观察太平天国的形象。

一、额尔金伯爵的使命

1811 年, 詹姆斯布鲁斯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 他毕业于以“精英摇篮”、“绅士文化”著称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841 年他继承了爵位, 成为了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对于他的为人, 编写其日记的沃尔龙德赞誉道: “他必须能干, 坚定而果敢, 以确保胜利, 同时又必须具有宽大慈悲的襟怀和禀赋。”^[3] 法国外交翻译官埃利松写到: “额尔金勋爵, 才华出众, 外交

收稿日期: 2013-10-13

作者简介: 刘平 (1962-), 男, 江苏苏州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与近现代社会史; 廖斯 (1990-), 女, 广西贵港人,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精明，在来华时拥有英国政府的全面授权。”^{[4]93} 额尔金曾任牙买加总督（1842~1846）、加拿大总督（1847~1854）、英国邮政署长（1859~1860）、印度总督（1862~1863），1857年成为驻中国专员（high Commissioner），1860年第二次作为大使出使中国。他擅长以强硬手腕获得外交胜利，对他来说炫耀武力是最简单有效的外交方式。由此可见在这位19世纪的英国贵族身上附着时代的属性——资本主义扩张性。

1857年春，额尔金以“依照与美国和法国订立的条约，国际协定于第十二年年底，即1856年得提出修改；英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也获得此项权利，这就使他们能以要求在1854年修改条约”^[5]为由，出使中国。英国内阁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开拓英国的贸易市场，增加对外出口，维护本国商人的权利，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和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与大清帝国的上层建立直接的联系。因此，随着太平天国影响的扩大，其造成的混乱政局影响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在额尔金眼里太平天国是“根据中国的国法，这些起义军犯的都是无父无君的罪”^{[3]100}，“有什么样的资格就该得到什么样的社会地位”^{[3]119}。这种叛乱的形象，与清廷官员的“彬彬有礼，从不找麻烦”^{[3]100}的印象形成了对比。这位大使对“广州下层”的战士带着天然的成见，在他眼中，“他们中有对朝廷不忠的人，有海盗、山贼，有因为战乱而破产的农民，有被开除的士兵，有英国和美国的逃兵……”^{[4]73}，杀人如麻，有着被歪曲的基督教义为起义宣言。认识这群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走近他们。长江流域对外国人来说一直都是很神秘而又传奇的存在。1858年由于清廷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的妥协，“冬十月订通商税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商埠，预先查看沿江形势”^[6]，由此，额尔金一行开始了对长江的游历。

二、额尔金眼中的太平天国

1. 外交和军事

在额尔金访华之前，太平天国与英国一直有交流，除了传教士、英国商人等的公共外交，还有与英国官方的直接交涉。1852年，在太平天国驻军荆州府后，曾派人前往广州送信，与洋人建立联系。1853年4月，太平军建都天京不久，

香港总督文翰为了揭破上海道台“左袒满洲”的谣言，保护其在上海租借的利益，出使南京。4月28日，翻译官密迪乐与韦昌辉、石达开相见，并确立了“对于贵军与满洲人的争斗，吾人仍愿保持完全中立”^{[7]908}的原则。1854年，包令时驻华公使、港督派下属麦华陀、卢因于长江航行的长篇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当局已经对太平天国的军事现状有了大体的了解，通过对其占领地如镇江、南京、芜湖的观察，对其冷兵器战争模式、高昂的战斗气势已有所了解，此时“扬子江北岸叛军的形势是不稳定的”，“他们已占有长江，远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之地”。^[8]

1858年9月，甫从日本签订条约归来的额尔金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我们的几艘船并肩前行。两艘炮舰——‘震怒号’（the furious）和‘天罚号’（Retribution）……”^{[3]127}在长江上追逐，不加掩饰地炫耀武力，希望早日能够在长江流域通商，使得条约利益最大化。因为清廷的借口是“扬子江下游有匪贼，要等平靖之后才开放”^{[3]124}。此时长江两岸局势不稳，“南京再往上游去，没有欧洲人曾涉足过”^{[3]126}，“那里的百姓从未见过西方人，说不定对我们的想象荒诞不经”，人们被禁止和外国人通商，“他们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和百姓交涉：不接受我们的钱币”^{[3]142}等。长江之行，额尔金一行的补给一直都很艰难，直到12月初进入湖北境内，拜访了湖广总督官文后才有好转。当“像煤和面粉这样的货品上船之快，已几乎让我们应接不暇”^{[3]143}时，额尔金强调这是蛮横态度的好处。

商业利益的保障是稳定的社会治安。在这次航行中，额尔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战争造成的萧条。11月8日，他们一行到达镇江，这里“找不到一幢完好的房子”，“人口不超过几百人”^{[3]129}。在长江的各个要塞，额尔金的舰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而在与太平军接洽后，都声称这是误伤。自太平军威胁到上海商埠后，当时的上海道吴健彰就租借洋船与钦差大臣向荣，作为军事用船。所以，当额尔金一行经过太平天国的军事防御区时，自然遭到了攻击。军官们无法判断这些过江战舰是他们的“洋兄弟”还是“妖魔”。11月20日，在南京，额尔金遭到了一次大的袭击：“我们的军舰被击中七次，其中有一枚炮弹射到了我住的舱里。天知道这些愚

蠢的中国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3]131}一直都要求巴克船长不要和太平军发生冲突的额尔金,^[9]第二日下令实施军事报复,“攻下了前后三座炮台”,而太平军几乎没有反击;22日,太平天国当局意识到这是外国军舰过境,随即希望能与之建立进一步联系。在洪秀全赐予额尔金的诏书上屡屡强调“兄弟之情”:“朕乃上帝第二子,哥暨东王同胞连。”^[10]请求与其一起“除魔”。而这对额尔金来说,“这是一种押韵的宗教叙事诗,是一部非常奇怪的作品”^[11]。

2. 错打的宗教牌

自太平天国与外国开始接触后,太平天国就一直使用宗教手段。但是1853年文翰给克拉兰敦的外交信函就表示:“一个书生失意于功名,遂信奉为中国人所惯称之‘邪教’或‘异端’……已创造一种宗教,可称为伪造的启示。”^{[7]895}额尔金发现,太平军每到一处,都要摧毁庙宇,在中国曾经的禅宗中心九江,太平军摧毁了多达40多座寺庙。他们的“义军军旗写着三个主张:禁拜偶像,驱逐鞑虏,光复中华”^{[4]73}。这位读过法国汉学家儒莲书籍的基督徒,对东方佛教非常好奇而且也带着好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反叛军要如此行事。清军的引航员告诉他,贫富差距使得下层人们没有办法与富人比拼在佛祖面前的供奉,所以穷人收受到的眷顾少,只有摧毁寺庙,获得公正。在多神主义信仰的乡土中国,人们依旧是以宗教作为求财求富贵的寄托。1860年,干王主政后,忠王李秀成也给额尔金写了一封信,其中再次说明洪秀全的信仰之路,传达能够得到洋兄弟帮助的期望,还特别强调了《新遗诏圣书》在天国的刊印。额尔金等作为外交使节而非传教士的出行,他们没有传播福音的使命,仅以外交辞令回复“我国法律,彼此相争,毋须相助”^[11]。12月底他们再次经过南京,并派出使团参观南京城,而额尔金避而不见,“我觉得要是我和反叛军的头领有什么交涉,必然会尴尬”^{[3]150}。洪秀全妻妾成群的形象、南京城内的萧条,额尔金一行对太平天国的尊重可以说是几近于无了。俄理范等随员对太平天国官员多番探问的宗教问题,总是被避而不谈,只是提到他们每天都会做祈祷等宗教仪式。所以当清朝官员询问长江一行洋人和太平军有无勾结时,换得一句“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的答复。^[12]

• 90 •

3. 名存实亡的“中立政策”

1860年7月,当额尔金再次访华时,太平天国革命开始了第二次高潮,他们攻克了清廷的江南大营,连克常州、无锡等地。10月,额尔金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把驻华大使的权柄交与其胞弟弗雷德里克。此行,他感到由衷的欣慰,自己完成了女王的使命,“弗雷德里克对于事件的前前后后毫无异义,更特别赞赏了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3]229}。最后在天津,他收到了巴夏礼在北京获得扬子江开放的信件。这时英国为了保护在华利益,其主要战略目标已经超越了以武装力量维护上海的英商权利,而逐步转向扶持清王朝的“剿匪”行动,巩固自己在已签订条约中获得的利益。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清朝上层统治集团政变,“借师助剿”的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早在1853年,英国外交官文翰就已经认为,“如革命军一日不离开扬子江南岸,恐商业即将一日无起色也”。阅读了中英双方交互的众多文件的额尔金显然也同意这种看法。虽然额尔金没有亲自主导英军与清廷的联合,但由于两者利益日益密切,这种在国际法约束下的“中立政策”已名存实亡。

正如十分同情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吟喇所总结的那样:“反对太平天国的亲清派包括:一切与不法的鸦片贸易有关的人;一切代表额尔金勋爵对华政策的英国官吏;一切贪慕中国饷银的外国雇佣兵……”,这时太平天国的外国朋友们——“……许多心胸博大的人,他们关心人民的疾苦和被压迫民族的幸福远远超过额尔金条约中的有利款项……”^[13]——他们在此时英帝国的课业之中已经被边缘化。

概而言之,额尔金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主要表现为:

一是轻视,认为太平军的战斗力比清军强不了多少。他曾扬言“24名坚定的战士,带着左轮手枪和足够数量的子弹匣,就可以从中国的这一段走到另一端,所向披靡。”^{[3]90}这脆弱的国防让太平天国失去了和外使平等对话的基础。

二是尽量不要和太平军起冲突。对于清军宣传的英国帮助清军的谣言,他也极力澄清。但是避免冲突并不表示额尔金忌惮太平天国,只是他的出使目的是打开商路,不是再次武力入侵。英

国需要广阔的交换市场,商人们始终认为“一个庞大而崭新的世界将对他们开放,和他们做生意,这个世界是如此庞大,兰开福郡的所有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也不能满足这新世界中一个行省的需要”^{[3]79}。而这一点需要以国家机器支持,为他们赢得便利。

三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感到可笑。即使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屡次去教堂作礼拜,愿意为英国新教在中国争取权益,但是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与基督教是同宗的说法是不认可的。上帝教还是一个小农社会的产物,“传教人希望通过树立宗教性和世俗性相结合的权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4],在基督徒眼里他仅是一个“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7]950}罢了。

参考文献:

- [1] Andrew Roberts. 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M]. London: Phoenix, 1999: 42.
- [2] 史景迁. 改变中国: 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M]. 台北: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 2004: 12.
- [3] 额尔金, 沃尔龙德. 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0.
- [4] 埃利松. 翻译官手记[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 [5]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466.
- [6] 加勒利·伊凡. 太平天国初期纪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92.
- [7]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太平天国之六[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8] 罗尔纲.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M]//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219.
- [9] L. Oliphant. “Memorandum for Captain of Barker’s information”,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1858, 1859[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Publishers, 1860: 503.
- [10] 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谕[Z]//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4.
- [11] 茅家琦.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91.
- [1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吴煦档案选编: 第四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200.
- [13] 吟喇. 太平天国亲历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41.
- [14] 刘平. 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Taiping in the Eyes of the Eighth Earl of Elgin

LIU Ping¹, LIAO Si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Elgin came to China in 1858. With the permission of Qing government, he travelled along the valley of Yangtze River. Meanwhile,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Taiping was in a diplomatic interaction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View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Elgin’s diary and letters provide truthful records of those interactions. These records also give us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diplomatic failure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Taiping between 1858 and 1861.

Key words: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Taiping; Elgin; Christian; commercial intercourse in Yangtze region; diplomacy

(责任编辑 子 清)